

南史

十四

列傳第十六

南史二十六

表湛

弟豹
豕從弟昂

豹子淑
馬仙埤

淑兄子顓
昂子君正

顓從弟粲
君正子樞

顓弟子豕
竄

似
君正弟敬

表湛傳

表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也祖耽晉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竝知名湛少與弟豹竝為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其兄子玄女妻湛宋武帝起兵以為鎮軍諮議參軍以從征功封晉寧縣五等男義熙十二年為尚書左僕射武帝北伐湛兼太尉與兼司空尚書范泰奉九命禮拜授武帝帝帝沖讓湛等隨軍至洛陽住栢谷塢泰議受使未畢不拜晉帝諸陵湛獨至五陵展敬時人美之初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絢湛之甥也嘗於公坐慢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絢有愧色十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文帝即位以后父贈侍中以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敬公大明三年孝武幸籍田經湛墓遣使致祭增守墓五戶子淳淳子植竝早卒

湛弟豹字士蔚好學博聞善談雅俗每商較古

表湛 表豹

今兼以誦詠聽者忘疲爲御史中丞時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拜國太夫人有司奏許豹以婦人從夫爵懷玉父大司農綽見居列卿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柳等官詔竝贖論後爲丹楊尹太尉長史義熙九年卒官以參伐蜀謀追封南昌縣五等子子淑

淑字陽源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爲姑夫王玘所賞博涉多通不爲章句學文采道豔從橫有才辯彭城王義康命爲司徒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禮接意好甚踈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己而淑不爲改意由是大相乖失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尋以久疾免官元嘉二十六年累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侵從容曰今當席卷趙魏檢王岱宗願上封禪書一篇文帝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當之出爲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淑始到府濬引見謂曰不意舅遂垂屈佐淑荅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也還爲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伐至瓜步文帝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上

議其言甚誕淑喜夸每為時人所嘲始與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為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况密邇旬次何其哀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遷太子左衛率元凶將為逆其夜淑在直呼淑及蕭斌等流涕告以明日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淑斌竝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斌懼曰謹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事當尅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尅但既尅之後為天地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劭左右引淑衣曰此是何事而可言罷劭因起賜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裁三尺為一段又中裂之分斌與淑及左右使以縛袴褶淑出還省繞牀至四更乃寢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於奉化門外槐樹下劭即位追贈太常孝武即位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憲公又詔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

天興四家長給稟淑文集傳於世諸子並早卒
兄洵吳郡太守謚曰貞洵子顓

顓字國章初爲豫州主簿累遷晉陵太守襲南
昌縣五等子大明末拜侍中領前軍將軍時新
安王子鸞以母嬖有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上
微有廢太子立子鸞之意從容言之顓盛稱太
子好學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入顓亦厲色
而出左丞徐爰言於帝請宥之帝意解後帝又
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論頗相嗤毀顓又陳慶
之忠勤有幹略堪當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顓

慶之亦懷其德景和元年誅羣公欲引進顓任
以朝政遷爲吏部尚書封新塗縣子俄而意趣
乖異寵待頓衰始令顓與沈慶之徐爰參知選
事尋復反以爲罪使有司糾奏坐白衣領職從
幸湖熟往反數日不被命顓慮禍求出乃除建
安王休仁安西長休仁不行即以顓爲領寧蠻
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顓舅蔡興宗謂曰襄陽
星惡豈可冒邪顓曰白刃交前不救流夫今者
之行本願生出彪口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如
其有徵當脩德以禳之於是狼狽上路怕慮見

追行至尋陽曰今知免矣與鄧琬款狎過常每清閑必盡日窮夜顓與琬人地本殊衆知其有異志矣及至襄陽使劉胡繕脩兵械會明帝定大事進顓號右將軍遣荊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道由襄陽顓反意已定而糧仗未足欲且奉表於明帝顓子祕書丞戩曰一奉表䟽便爲彼臣以臣伐君於義不可顓從之顓詐云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馳檄奉勸晉安王子勛即大位與琬書使勿解甲子勛即位進顓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顓本無將略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陣唯賦詩談議而已不能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軍未至軍士匱乏就顓換襄陽之資顓荅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往來之言言都下米貴斗至數百以爲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擁甲以待之明帝使顓舊門生徐碩奉手詔譬顓曰卿未經爲臣今追蹤竇融猶未晚也及劉胡叛走不告顓顓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飛燕謂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又遁

走至鵠頭與戍主薛伯珍及其所領數千步取
青林欲向尋陽夜止山間宿殺馬勞將士顓顧
伯珍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一戰而散豈非
天耶非不能死豈欲草間求活望一至尋陽謝
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
應者及旦伯珍請求間言乃斬顓首詣錢溪馬
軍主襄陽俞湛之降湛之因斬伯珍併送首以
爲己功明帝忿顓違叛流尸於江弟子彖收瘞
於石頭後岡後廢帝即位方得改葬顓子戩昂
戩爲黃門侍郎戩盆城尋陽敗伏誅

粲字景倩洵弟子也父濯揚州秀才早卒粲幼
孤祖哀之名之曰愍孫伯叔並當世榮顯而愍
孫飢寒不足毋琅邪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也
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愍孫少好學有清才隨伯
父洵爲吳郡擁弊裘讀書足不踰戶其從兄顓
出遊要愍孫愍孫輒稱疾不動叔父淑雅重之
語子弟曰我門不乏賢愍孫必當復三公或有
欲與顓婚顓父洵曰顓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
愍孫在坐流涕起出早以操行見知宋孝武即
位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孝建元

年文帝諱日羣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
愍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
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孝武孝武使御史中丞
王謙之糾奏並免官大明元年復爲侍中領射
聲校尉封興平縣子三年坐納山陰人丁承文
貨舉爲會稽郡孝廉免官五年爲左衛將軍加
給事中七年轉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
子冠上臨宴東宮與顏師伯柳元景沈慶之等
並擣蒲愍孫勸師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相裁
辱曰不能與佞人周旋師伯見寵於上上常嫌
愍孫以寒素陵之因此發怒曰袁濯兒不逢朕
負外郎未可得也而敢寒士遇物將手刃之命
引下席愍孫色不變沈柳並起謝久之得釋出
爲海陵太守廢帝即位愍孫在郡夢日墮其胷
上因驚尋被徵管機密歷吏部尚書侍中驍衛
將軍愍孫峻於儀範廢帝倮之迫使走愍孫雅
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明年泰
初元年爲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愍孫清整
有風操自遇甚高常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
高士傳後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

志深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棲沖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踈懶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汎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晦其心用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揚子寂寞嚴叟沈冥不是過也脩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有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爲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任其

南傳一

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幼慕荀奉倩爲人孝武時求改名粲不許至明帝立乃請改爲粲字景倩其外孫王筠又云明帝多忌諱反語袁愍爲殞門帝意惡之乃令改焉二年遷領軍將軍仗士三十人入六門其年徙中書令領太子詹事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令又領丹楊尹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

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
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亦造竹所嘯詠自得
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
是袁尹又嘗步躡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
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
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
言詩云訪迹雖中字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七
年爲尚書令初粲忤於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
塼叩頭流血塼碎傷目自此後粲與人語有誤
道眇目者輒涕泣彌日嘗疾母憂念晝寢夢見
父容色如平生與母語曰愍孫無憂將爲國家
器不患沈沒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母未嘗言
及粲貴重恒懼傾滅乃以告之粲故自挹損明
帝臨崩粲與褚彥回劉劭並受顧命加班劔二
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元
徽元年丁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
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日及祥詔衛軍斷客二年
桂陽王休範爲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
置佐吏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
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

情離阻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即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以揚州解爲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書令衛軍開府如故並固辭服終乃受命加侍中進爵爲侯又不受時粲與齊高帝褚彥回劉彥節遞日入直平決萬機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素寡往來門無雜賓閑居高卧一無所接談家文士所見不過

一兩人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如故齊高帝旣居東府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靜退每有朝命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即便順旨有周旋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凶往必有禍粲不荅又給油絡通憶車仗士五十人入殿時齊高帝方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劉彥節宋氏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素好武事並慮不見容於齊高帝皆與粲結諸將帥黃回任候伯孫曇瓘王宜興彭文之卜伯興等並與粲合昇明元年荆

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齊高帝自詣粲粲稱疾
不見粲宗人表達以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
劫我入臺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復得出矣時
齊高帝入屯朝堂彥節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
直門下省卜伯興爲直閣黃回諸將皆率軍出
新亭粲尅日謀矯太后令韞伯興率宿衛兵攻
齊高帝於朝堂回率軍來應彥節候伯等並赴
石頭事泄先是齊高帝遣將薛深蘇烈王天生
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之也又令腹心
王敬則爲直閣與伯興共摠禁兵王蘊聞彥節

南傳一六

已奔歎曰今年事敗矣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
薛深等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乃便散走齊高
帝以報敬則敬則誅韞并伯興又遣軍主戴僧
靜向石頭助薛深自倉門入時粲與彥節等列
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彥節與兒踰城
出粲還坐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
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挺身暗
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異人叫抱父乞
先死兵士人人莫不殞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
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

畢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丘僧靜乃并斬之初
粲大明中與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大舩開駐
車惠開自照鏡曰無年可仕朗執鏡良久曰視
死如歸粲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至是如言
最字文高時年十七既父子俱殞左右分散任
候伯等其夜並自新亭赴石頭其後皆誅粲小
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
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爲
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
故冒難歸汝柰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

前傳

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
騎大氈狗戲如平生經年餘闔場忽見一狗走
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
狗即袁郎所嘗騎也齊永明元年武帝詔曰袁
粲劉彥節並與先朝同獎宋室沈攸之於景和
之世特有乃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錄歲月
彌往宜霑優隆於是並命改葬粲省事莫嗣祖
粲常所委信與劉彥節等宣密謀至是齊高帝
問曰汝知袁粲謀逆何不啓嗣祖曰小人無識
曲蒙袁公厚恩實不忍仰負今日就死分甘官

若賜性命亦不忍背粲而獨生也戴僧靜勸殺之帝曰彼各爲其主遂赦焉用爲省事歷朝所賞梁豫章王直新出閣中旨用嗣祖爲師

彖字緯才顓弟覬之子也覬好學美才早有清譽仕宋位武陵內史彖少有風氣善屬文及談玄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覬臨終與兄顓書曰史公才識可喜足懋先基矣史公彖小字也及顓見誅宋明帝投尸江中不許斂葬彖與舊奴一人微服求尸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岡身自負土懷其文集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顓從叔司徒粲祖舅征西將軍蔡興宗並器之仕宋爲齊高帝大傅相國主簿祕書丞仕齊爲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郎兼御史中丞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後拜廬陵王諮議時南郡江陵縣人苟蔣之弟胡之婦爲曾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苟家蔣之殺沙門爲官司所檢蔣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耻欲忍則不可實已所殺胡之列又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宗躬啓州荊州刺史廬江王求博議彖曰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機迴構方識貞孤

之風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辯讞之日
友于讓生事憐左右義哀行路昔文舉引謗獲
漏䟽網蔣之心迹同符古人若陷以深刑實傷
爲善由是蔣之兄弟免死累遷太子中庶子出
爲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彖性剛固以微言忤
武帝又薄王晏爲人晏請交不荅武帝在便殿
用金柄刀子翦爪晏在側曰外聞有金刀之言
恐不宜用此物帝窮問所以晏曰袁彖爲臣說
之帝銜怒良久彖到郡坐逆用祿錢免官付東
冶彖妹爲竟陵王子良妃子良卅子昭冒時年
八歲見武帝而形容慘悴帝問其故昭胄流涕
曰臣舅負罪今在尚方臣母悲泣不食已積日
臣所以不寧帝曰特爲兒赦之旣而帝遊孫陵
望東冶曰冶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與朝臣幸冶
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敕見彖與語明
日釋之後爲侍中彖充臆異衆每從射雉郊野
數人推扶乃能徙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
事之如親閨門孝義隆昌元年卒謚靖子彖宗
人廓之字思度宏之曾孫也父景雋宋世爲淮
南太守以非罪見誅廓之終身不聽音樂布衣

蔬食足不出門示不臣於宋時人以比晉之王
裒顏延之見其幼時歎曰有子如袁廓足矣齊
國建方出仕稍至殿中郎王儉柳世隆傾心待
之爲太子洗馬于時河澗亦稱才子爲文惠太
子作楊畔歌辭甚側麗太子甚悅廓之諫曰夫
楊畔者旣非典雅而聲甚哀思殿下當降意簫
韶柰何聽亡國之響太子改容謝之

昂字千里雍州刺史顓之子也顓敗藏於沙門
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
遂免或云顓敗時昂年五歲乳媪攜抱匿於廬

南卡一六

一五

山州郡於野求之於乳媪匿所見一彪因去遂
免會赦得出猶徙晉安在南唯勤學至元徽中
還時年十五初顓敗傳首建鄴藏於武庫以
漆題顓名以爲誌至是始還之昂號慟嘔血絕
而復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為孝感葬
訖更制服廬于墓次從兄彖常撫視抑譬之昂
容質脩偉冠絕人倫以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
音樂後與彖同見從叔司徒粲粲謂彖曰昂幼
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仕齊爲王儉
鎮軍府功曹史儉後爲丹楊尹於後堂獨引見

昂指北堂謂曰卿必居此累遷黃門郎昂本名
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
有之今改卿名爲昂即字千里後爲衛軍武陵
王長史丁母憂哀毀過禮服未除而從兄彖卒
昂幼孤爲彖所養乃制朞服人有怪而問之昂
致書以喻之曰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
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總明之典籍孤子夙
以不天幼傾乾蔭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冲
年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
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拓房
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十餘
年憐愛之至言無異色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
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壤不追旣情若
同生而服爲諸從言心即事實未忍安昔馬稜
與從弟毅同居毅亡稜爲心服三年由也之不
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常
願千秋之後從服朞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草
土殘息復罹今酷尋惟慟絕彌劇彌深今以餘
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申無已之情
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

臨紙哽咽言不識次後爲御史中丞時尚書令
王晏弟詡爲廣州多納賕貨昂依事劾奏不憚
權家當時號爲正直初昂爲洗馬明帝爲領軍
欽昂風素頻降駕焉及踐祚奏事多留與語謂
曰我昔以卿有美名親經相詣昂荅曰陛下在
田之日遂蒙三顧草廬帝甚悅尋出爲豫章內
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
乃縛衣著柩誓同沈溺及風止餘船皆沒唯昂
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葬訖起爲吳興太守永
元末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獨拒境帝
手書喻之曰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
人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頃藉聽道路承
欲狼顧一隅旣未喻雅懷聊申往意獨夫狂悖
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
啓運億兆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埽除京
邑屠潰之期當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太白入
氏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寔在
茲辰且范岫申胄久薦誠款各率所守仍爲掎
角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旣
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

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去就之宜幸加
詳擇昂答曰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
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
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
能爲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
旆屈止莫不膝袒軍門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正
以自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陳國賤男子耳雖
欲獻心不增大軍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帥之
威幸籍將軍含弘之大可謂從容以禮竊以一
飧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

十六

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建康城平昂舉哀
慟哭時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
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
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宣旨昂亦不請降開門
徹備而已及至帝亦不問其過天監二年以爲
後軍臨江王參軍事昂啓謝曰恩隆絕望之辰
慶集冥心之日焰灰非喻萑枯非擬摠衣聚足
顛狽不勝臣徧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之
科備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
三章於聖主之日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

鄴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斯戮之人
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惟
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
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鴈直木固無結綬彈冠
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
龔行風驅電掩是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
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徇鴻毛之輕忘同
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儉之變
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消抱器
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徇衆誰曰不然幸因
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頓
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遊
陳天波既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
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所死未知何
地武帝荅曰朕遺射鉤卿無自外尋為侍中遷
吏部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尚書我
用卿為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
年于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
所養七歲尚書未為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
十五年為尚書左僕射尋為尚書令時僕射徐

勉勢傾天下在昂處宴賓主甚歡勉求昂出內
人傳盃昂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獲已命出
五六人始至齋閣昂謂勉曰我無少年老嫗並
是兒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今令問訊卿勉
聞大驚方知昂爲貴昂在朝蹇諤世號宗臣昭
明太子薨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昂獨表言宜
立昭明長息歡爲皇太孫雖不見用擅聲朝野
自是告老乞骸骨不干時務昂雅有人鑒遊處
不雜入其門者號登龍門大通中位司空大同
六年薨時年八十詔即日舉哀初昂臨終遺疏
不受贈謚敕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銘誌凡
有所須悉皆停省因復曰吾釋褐從仕不期富
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辱以此闔棺
無慙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明之際旣闔於前
覺無誠於聖朝不識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恩
得全門戶自念負罪私門階榮望絕保存性命
以爲幸甚不謂叨竊寵靈一至於此常欲竭誠
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北伐吾輒啓
求行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旣庸懦無施皆不蒙
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瞑目畢恨泉壤聖

朝遵古如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脫有贈官慎
勿祇奉諸子累表陳奏詔不許謚曰穆正公有
集二十卷初昂之歸梁有馬仙理者亦以義烈
稱

仙理字靈馥扶風郿人父伯鸞宋冠軍司馬仙
理少以果敢聞父憂毀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
松栢仕齊位豫州刺史梁武起兵使其故人姚
仲賓說之仙理先爲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帝
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理曰大義滅親又命
斬之懷遠號泣軍中爲請乃免武帝至新林仙

理猶於江西口抄軍建康城平仙理舉哀謂衆
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今衆寡不侔勢必屠
滅公等雖有二心其如親老何我爲忠臣君爲
孝子各盡其道不亦可乎於是悉遣城內兵出
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
重仙理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晚乃投弓曰
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建康至石頭
而脫之帝使待表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義
士帝勞之曰射鉤斬祛昔人弗忘卿勿以戮使
斷運苟自嫌絕也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

之便復爲用帝咲而美之俄而母卒帝知其貧
賻給甚厚仙琕號泣謂弟仲艾曰蒙大造之恩
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與爾以心力自效耳
天監四年師侵魏仙琕每戰恒冠三軍與諸將
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琕曰大丈夫爲
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
功可論爲南義陽太守累破山蠻郡境清謐以
功封含洹縣伯遷司州刺史進號貞威將軍魏
豫州人白旱生使以懸瓠來降武帝使仙琕赴
之又遣直閣將軍武會超馬廣率衆爲援仙琕

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助守懸瓠魏中山
王英攻懸瓠執齊苟兒進禽馬廣送洛陽仙琕
不能救會超等亦相次退散魏軍進據三關仙
琕坐徵還爲雲騎將軍十年朐山人殺琅邪太
守劉晰以城降魏詔假仙琕節討之魏徐州刺
史盧昶以衆十餘萬赴焉仙琕累戰破走之進
爵爲侯遷豫州刺史加都督仙琕自爲將及居
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
幃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厮養最下者同其在邊
境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

攻戰多尅捷士卒亦甘心爲用帝雅愛仗之卒於州贈左衛將軍謚曰剛初仙理幼名仙婢及長以婢名不典乃以玉代女云子巖夫嗣

昂子君正字世忠少聰敏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卧荅曰官旣未差眠亦不安歷位太子庶子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早得時譽爲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師萬世榮稱道術爲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爲信命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云神將送與北斗君

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爲亂政即刑於市而焚神一郡無敢言巫遷吳郡太守侯景亂率數百人隨邵陵王綸赴援及臺城陷還郡君正當官莅事有名稱而蓄聚財產服玩美麗賊遣張太墨攻之新城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已以戍兵自外擊之君正不能決吳人陸映公等懼不濟賊種族其家勸之迎賊君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賊賊掠奪其財物子女因是感疾卒子樞

樞字踐言美容儀性沈靜好學手不釋卷家本

顯貴貨產充積而樞獨處率素傍無交往非公
事未嘗出游榮利之懷淡如也侯景之亂樞往
吳郡省父因丁父憂時四方擾亂人求苟免樞
居喪以至孝聞王僧辯平侯景鎮建鄴衣冠爭
往造請樞杜門靜居不求聞達紹泰中歷吏部
尚書吳興郡太守陳永定中徵爲侍中掌選遷
都官尚書掌選如故樞博學明悉舊章初陳武
帝長女永嗣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蕺生子岳
主及岳並卒于梁時武帝受命唯主專封至是
將葬尚書請議加薨駙馬都尉并贈岳官樞議

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爲主聞於公羊
之說車服不繫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興列侯
尚主自斯已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
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
駙馬奉車取爲一號齊職儀曰凡尚公主必拜
駙馬都尉魏晉以來因爲瞻準蓋以王姬之重
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鬻而醮所以
假駙馬之位乃宗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
已絕旣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
晉宣帝第二女晉武踐阼而主已亡泰始中追

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文帝女新安穆
公主早薨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
足以校明無勞此授今宜追贈亭侯時議以爲
當天嘉三年爲吏部尚書領丹楊尹以葬父拜
表自解詔令葬訖停宅視郡事服闋還職時僕
射到仲舉雖參掌選事銓衡汲引並出於樞舉
薦多會上旨謹慎周密清白自居文武職司鮮
有遊其門者廢帝即位遷尚書左僕射卒謚曰
簡懿有集十卷行於世弟憲

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梁武帝脩建庠

南傳上六

廿九

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
與之談論新義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焉大同
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
義憲時年十四被召爲正言生祭酒到漑日送
之愛其神采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
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未敢令試居數日
君正遣門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升
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豎
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奧曠
得無憚此後生邪何謝乃遽起義端深極理致

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閑敏弘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幼期之時觀者重沓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諮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脩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爲兒買第邪學司銜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抗荅剖析如流到漑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漑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尋舉高第以貴公子選尚南沙公主即梁簡文帝女也大同元年釋褐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侯景寇逆憲東之吳郡尋丁父憂哀毀過禮陳武帝作相除司徒戶曹初謁遂抗禮長揖中書令王勣謂憲曰卿何矯衆不拜錄公憲曰於理不應致拜衛尉趙知禮曰袁生舉止詳中故有陳汝之風陳受命授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與黃門郎王瑜使齊數年不遣天嘉初乃還太建三年累遷御史中丞羽林監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免叔英自是朝野嚴憚憲詳練朝章尤明

聽斷至有微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即伺閑爲
帝言之所申理甚衆嘗陪宴承香閣賓退後宣
帝留憲與衛尉樊俊徙席山亭談宴終日帝謂
俊曰袁家故爲有人其見重如此自侍中遷吳
郡太守以父任固辭改授南康內史遷吏部尚
書憲以父居清顯累表自解任帝曰諸人在職
屢有謗書卿處事已多可謂清白別相甄錄且
勿致辭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樞爲
左僕射至是憲爲右僕射臺省目樞爲大僕射
憲爲小僕射朝廷榮之及宣帝不豫憲與吏部

尚書毛喜俱受顧命始興王叔陵之肆逆也憲
指麾部分預有力焉後主被創病篤執憲手曰
我兒尚幼後事委卿憲曰群情喁喁冀聖躬康
復後事之旨未敢奉詔以功封建安縣伯領太
子中庶子尋除侍中太子詹事及太子加元服
行釋奠禮憲表請解職不許尋給扶二人皇太
子頗不率典訓憲手表陳諫十條皆援引古今
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心無悛改後主欲
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爲嗣嘗從容言之吏
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

國家儲副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然是
夏竟廢太子爲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之事
數曰袁德章實骨鯁臣即日詔爲尚書僕射楨
明三年隋軍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宮城北掖
門兵衛皆散走朝士各藏唯憲侍左右後主謂
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
知松柏後凋也非唯由我無德亦是江東衣冠
道盡後主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
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依梁武見侯
景故事以待之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出後堂

景陽殿後主投井中憲拜哭而出及至長安隋
文帝嘉其雅操下詔以爲江表稱首授開府儀
同三司昌州刺史開皇十四年授晉王廣府長
史十八年卒時年七十贈大將軍安成郡公謚
曰簡長子承家仕隋至秘書丞國子司業君正
弟敬

敬字子恭純素有風格幼便篤學老而無倦仕
梁位太子中舍人魏尅江陵流寓嶺表陳武帝
受禪敬在廣州依歐陽頎頎卒其子紇據州將
有異志敬累諫不從宣帝即位遣章昭達討紇

統將敗恨不納敬言朝廷義之徵爲太子中庶
子歷左戶都官二尚書太常卿散騎常侍金紫
光祿大夫加特進至德二年卒謚靖德子子元
友嗣敬弟泌

泌字文洋清正有幹局容體魁岸志行脩謹仕
梁歷諸王府佐侯景之亂泌兄君正爲吳郡太
守梁簡文帝在東宮板泌爲東宮領直令往吳
中召募士卒及景圍臺城泌率所領赴援城陷
依鄱陽嗣王範範卒泌降景景平王僧辯表泌
爲富春太守兼丹楊尹貞陽侯明僭位以爲侍

南傳一六

二九

中使於齊陳武帝受禪泌自齊從梁永嘉王莊
往王琳所及莊稱尊號以泌爲侍中丞相長史
琳敗衆皆散唯泌輕舟送達于北境屬莊於御
史中丞劉仲威然後拜辭歸陳請罪文帝深義
之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兼侍中聘周及宣帝入
輔以泌爲司徒左長史卒于官臨終戒其子芳
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斂手足旋
葬無得受贈謚其子述泌遺意朝廷不許贈金
紫光祿大夫謚曰質

論曰天長地久四時代謝靈化悠遠生不再來

所以據洪圖而輕天下，怯寸陰而賤尺璧。夫義重於生，空傳前誥；投軀徇主，罕遇其人。觀夫宋齊以還，袁門世蹈忠義，固知風霜之槩；松筠其性乎？若無陽源之節，丹青夫何取貴？顛雖末路，披猖原心有本。豕之出處，所蹈實懋家風。粲執履之迹，近乎仁勇。古人所謂疾風勁草，豈此之謂乎？昔王經峻節，旣被旌於晉世；粲之貞固，亦改葬於齊朝。其激厲之方，異代同符者矣。昂命屬崩離，身逢危季。雖獨夫喪德，臣節無改。拒梁武之命，義烈存焉。隆從兄之服，悌心高已。旣而抗言儲嗣，無忘直道。辭榮身後，有心黜殯。自初及末，無虧風範。從微至著，皆爲稱職。蓋一代之名公也。樞風格峻，整憲仁義。率由韓子，稱人臣委質心。無有二憲，弗渝歲暮。良可稱云。敬必立履之地，亦不爲替矣。

列傳第十七

南史二十七



孔靖

孔琇之琇之曾孫

孔琳之

孫覲

殷景仁

從祖弟淳

孔靖傳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也名與宋武帝祖諱同故以字稱祖愉晉車騎將軍父閭散騎常侍季恭始察孝廉累遷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隆安五年被起為山陰令不就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為託於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帝後討孫恩時栢玄篡形已著帝欲於山陰建義季恭以山陰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後於京口圖之帝亦以為然時虞嘯父為會稽內史季恭求為府司馬不得乃出詣都及帝定栢玄以季恭為會稽內史使齎封板拜授正與季恭遇季恭便回舟夜還至即叩扉入郡嘯父本為栢玄所授聞玄敗開門請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住明日乃移季恭到任釐整浮華剪罰遊惰由是境內肅清累遷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

言項羽神爲下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遷尚書左僕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爲會稽內史脩飾學校督課誦習十年復爲右僕射又讓不拜除領軍加散騎常侍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祿大夫是歲武帝北伐季恭請從以爲太尉軍諮祭酒從平關洛宋臺初建以爲尚書令又讓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事東歸帝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讓累年不受薨以爲贈子靈符位丹楊尹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靈符家本豐富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爲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荅對不實坐免尋又復官靈符慤實有堪幹不存華飾每所莅官政績脩理廢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爲所讒構遣使鞭殺之二子湛之深之於都賜死明帝即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祿大夫深之大明中爲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忿恨自經死已值赦案律子賊殺傷歐父母梟

首罵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會赦免刑
補治江陵罵母母以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
則疑重用傷毆及詈科則疑輕制唯有打母遇
赦猶梟首無詈母致死會赦之科深之議曰夫
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
毆傷呪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可無宥罰
有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
遇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黃之所
恨情不在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深之議
吳可棄市靈符弟靈運位著作郎靈運子琇之

琇之有吏能仕齊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
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
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遷尚
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後遷左戶尚書廷尉卿
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千
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出監吳
興郡尋拜太守政稱清嚴明帝輔政防備諸蕃
致密旨於上佐使便宜從事隆昌元年遷琇之
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欲令殺
晉熙琇之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琇

之不從遂不食而死子臻至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臻子幼孫梁寧遠枝江公主簿無錫令幼孫子奐

奐字休文數歲而孤爲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沛國劉顯以博學稱每深相歎美執其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仕梁爲尚書儀曹侍郎時左戶郎沈炯爲飛書所謗將陷重辟連官臺閣人懷憂懼奐廷議理之竟得明白侯景陷建鄴朝士並被拘繫或薦奐於賊率侯子

鑿乃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時子鑿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屈奐獨無所下或諫奐曰不宜高抗奐曰吾性命有在豈可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奐保持得全者甚衆尋遭母憂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喪唯奐及吳國張種在寇亂中守法度並以孝聞及景平司徒王僧辯先下辟書引爲左西掾梁元帝於荊州即位徵奐及沈炯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敕報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爲朝廷所重如此僧辯爲揚州刺史又補中從事史時

侯景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奐博物強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牋書表翰皆出於奐陳武帝作相除司徒左長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蕭軌來寇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都下乃除奐建康令武帝尅日決戰乃令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旦食訖盡棄其餘因而決戰大破賊武帝受禪遷太子中庶子永定二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氊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爲煩陳文帝即位徵爲御史中丞奐性剛直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又達於政體每所奏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奐決遷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中書舍人重除御史中丞尋爲五兵尚書時文帝不豫臺閣衆事並令僕射到仲舉共決及帝疾篤奐與宣帝

及到仲舉并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
等入侍醫藥文帝嘗謂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宜
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
意奐乃流涕歔欬跪而進曰陛下御膳違和痊
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廢立之事
臣不敢聞帝曰古之遺直復見之卿乃用奐爲
太子詹事廢帝即位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出
爲南中郎康樂侯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宣
帝即位爲始興王長史奐在職清儉多所規正
宣帝嘉之賜米五百斛并累降敕書殷勤勞問
大建六年爲吏部尚書八年加侍中時有事北
邊剋復淮泗封賞叙用紛紜重疊奐應接引進
門無停賓加識鑒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
冠措紳莫不悅服性耿介絕諸請託雖儲副之
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爲屈始興王叔陵
之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奐曰袞章本以
德舉未必皇枝因抗言於宣帝帝曰始興那忽
望公且朕兒爲公須在鄱陽王後奐曰臣之所
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摠爲太子
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奐奐曰江有潘陸之華

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材後主深以爲恨乃自言於宣帝宣帝將許之奐乃奏曰江摠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於摠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誰可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代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奐乃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後主固爭之帝以摠爲詹事由是忤旨初後主欲官其私寵微諷於奐奐不從及左僕射陸繕遷職宣帝欲用奐代繕已草詔訖後主抑遂不行十四年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未行改領弘範宮衛尉至德元年卒年七十餘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子紹安紹薪紹忠紹忠字孝揚亦有才學位太子洗馬鄱陽王東曹掾

孔琳之傳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也曾祖羣晉御史中丞祖沈丞相掾父嶽光祿大夫琳之強正有志力少好文義解音律能彈棊妙善草隸栢立輔政爲太尉以爲西閣祭酒立時議欲廢錢用

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縮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圖豐國亦所以省刑今旣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云其財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

而飢困此斷之之弊也魏明帝時錢廢穀用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爲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旣異致化不同書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

實重反更傷人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人慢又不禁邪期于刑罰之中所以見美於昔歷代議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已後羅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恨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欲以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輕法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旣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爲先屢叛不革宜令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且依舊玄好人附悅而琳之

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累遷尚書左丞揚州中從事史所居著績時責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爲宜脩庠序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辯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遞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

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
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
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
卑何嫌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說推別自乖其準
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
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請衆官即用
一印無煩改作若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
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
栢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
爰自天子達于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
苟無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
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況復兼以
游費寔爲人患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
有此須動十數萬損人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
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莫不傾產單
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一罷凶門之
式遷尚書吏部郎義熙十一年除宋武帝平北
征西長史遷侍中宋臺初建除宋國侍中永初
二年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
書令徐羨之虧違憲典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

之弟璩之爲中從事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使
停寢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政當罪止
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耶自是百僚震
肅莫敢犯禁武帝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
遷祠部尚書不事產業家尤貧素景平元年卒
追贈太常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從事邈子覲
覲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口吃
好讀書早知名歷位中書黃門侍郎初晉安帝
時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
閑散用人漸輕孝建三年孝武欲重其選於是
吏部尚書顏竣奏以覲及司徒左長史王景文
應舉帝不欲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尚書置二
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
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爲輕重
人心豈可變耶旣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
不異大明元年徙太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歷
祕書監廷尉卿爲御史中丞鞭令史爲有司所
糾原不問六年除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江夏
內史性使酒杖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間多
所陵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居常

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爲府長史典籤諮事
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
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
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
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矯飾遇
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麤敗終不改易時吳
郡顧覲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
世清約稱此二人顛第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
二弟請假東還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
綿絹紙席之屬覲見之僞喜謂曰我比乏得此
甚要因命置岸側旣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
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先是庾徽
之爲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覲代之衣冠
器用莫不麤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
之之意覲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跡屏氣莫
敢欺犯庾徽之字景猷潁川陽陵人也後卒於
南東海太守覲後爲司徒左長史道存代覲爲
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
斗將百錢道存慮覲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
之覲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辨

有路糧卽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邪可載米
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
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永光元年
遷侍中後爲尋陽王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明
帝卽位召爲太子詹事遣故佐平西司馬庾業
爲右軍司馬代覲行會稽郡事時上流反叛上
遣都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璪至說覲以廢帝
侈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已竭今南北並
起遠近離叛若擁五郡之銳招動三吳事無不
剋覲然其言遂發兵馳檄覲子長公璪二子淹

玄並在都馳信密報泰始二年正月並逃叛東
歸遣書要吳郡太守顧琛琛以母年篤老又密
邇建鄴與長子寶素謀議未判少子寶先時爲
山陰令馳書報琛以南師已近朝廷孤弱不時
順從必有覆滅之禍覲前鋒軍已度浙江琛遂
據郡同反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
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庾業旣東明帝卽以
代延熙爲義興以延熙爲巴陵王休若鎮東長
史業至長塘湖卽與延熙合明帝遣建威將軍
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係進巴陵王休若董統

東討諸軍時覬所遣孫曇瓘等軍頓晉陵九里部陣甚盛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退還延陵就休若諸將帥咸勸退破岡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軍主劉亮又繼至兵力轉集人情乃安時齊高帝率軍東討與張永等於晉陵九里曲結營與東軍相持上遣積射將軍江方興南臺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賊形勢賊帥孫曇瓘程扞宗陳景遠凡有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道隆率所領急攻之俄頃城陷斬扞宗首劉亮果勁便刀

楯乃負楯而進直入重柵衆軍因之即皆摧破齊高帝與永等乘勝馳擊之又大破之曇瓘因此敗走孔瓘與曇生焚倉庫奔錢唐會稽聞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覬不能復制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覬憂遽不知所爲其夕率千人聲云東討實趨石湖遇潮涸不得去衆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于山嶠村村人縛以送晏晏調曰此事孔瓘之爲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覬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東閣外臨死求酒曰此是

平生所好顧琛王曇生袁標等並詣吳喜歸罪
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陣斬十七人
餘皆原宥覬之起兵也夢行宣陽門道上顧望
皆丘陵覬寤私告人曰丘陵者弗平建康其殆
難剋覬弟道存位黃門吏部郎南海太守晉安
王子勛建偽號以爲侍中行雍州事事敗見殺

殷景仁傳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晉太常祖茂之
特進左光祿大夫父道裕早亡景仁少有大成
之量司徒王謐見而以女妻之爲宋武帝太尉

百
七

七

行參軍歷位中書侍郎景仁不爲文而敏有思
致不談義而深達理至於國典朝議舊章記注
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嘗建議請
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黜陟武帝甚知之少帝
即位補侍中累表辭讓優詔申其請以爲黃門
侍郎歷左衛將軍文帝即位委過彌厚俄遷侍
中左衛如故時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爲
侍中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
及元嘉三年車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中書
下省景仁長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彥之爲中

領軍侍中如故文帝所生章太后早亡上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卒車駕親往臨哭詔遵二漢推恩之典景仁議以爲漢氏推恩加爵于時承秦之弊儒術蔑如懼非盛明所宜軌蹈晉監二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慎體至公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萬國貽則後昆上從之丁母憂葬竟起爲領軍將軍固辭上使綱紀代拜遣中書舍人周赳與載還府服闋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爲領軍湛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武帝俱以宰相許之湛常居外任會王弘王華王曇首相係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朝政湛旣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文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十二年景仁遷中書令護軍將軍僕射如故尋復加領吏部湛愈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文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密陳相王權重非社稷計上以爲然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便噬人乃稱疾請解不見許使停家養病湛議欲遣人若劫盜者於

外殺之以爲文帝雖知當不能傷至親之愛上
微聞之徙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王第以爲
護軍府密邇宮禁故其計不行景仁卧疾者五
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
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及將收
湛之日景仁便拂拭衣冠寢疾旣久左右皆不
悟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之景仁猶
稱脚疾小牀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
義康爲揚州刺史僕射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
綬主簿代拜畢便覺疾甚情理乖錯性本寬厚
而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稼多是
冬大雪景仁乘輿出聽事觀望忽驚曰當閣何
得有大樹旣而曰我誤耳疾篤文帝謂不利在
州使還住僕射下省爲州凡月餘日卒或云見
劉湛爲崇追贈侍中司空謚曰文成公大明五
年孝武行經景仁墓詔遣致祭子道矜幼而不
慧位太中大夫道矜子恒明帝時位侍中度支
尚書屬父疾積久爲有司所奏詔曰道矜生便
有病更無橫疾恒因愚習惰久妨清序可除散
騎常侍

淳字粹遠景仁從祖弟也祖允晉太常父穆以和謹致稱自五兵尚書爲宋武帝相國左長史元嘉中位特進右光祿大夫領始興王師卒官謚曰元子淳少好學有美名歷中書黃門侍郎黃門清切直下應留下省以父老特聽還家高簡寡欲早有清尚愛好文義未嘗違捨在祕書閣撰四部書大目凡四十卷行於世元嘉十一年卒朝廷痛惜之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孚羹盡勗云益殷尊羹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輟筋曰何無忌諱孚位吏部郎爲順帝撫

軍長史子臻字後同幼有名行袁粲褚彥回並賞異之每造二公之席輒清言畢景王儉爲丹楊尹引爲郡丞袁昱先拜祕書丞求臻爲到省表臻荅曰何不見倩拜而見倩作表遂不爲作歷位太子洗馬淳弟冲字希遠位御史中丞有司直之稱再遷度支尚書元凶妃即淳女而冲在東宮爲劾所知遇劾殺立以爲司隸校尉冲有學義文辭劾使爲尚書符罪狀孝武亦爲劾盡力建鄴平賜死冲弟淡字夷遠亦歷黃門吏部郎太子中庶子大明中又以文章見知

論曰季恭命偶興王恩深惟舊及位致崇寵而
每存謙挹觀夫持滿之誠足以追蹤古人琇之
貞素之風不踐無義之地易曰王臣蹇蹇其動
也直休文行已之度可謂近之琳之二議深達
變通之道覬持身之節亦曰一時之良而聽言
則悖晚致覆沒痛矣哉景仁遠大之情著於初
筮元嘉之盛卒致宗臣言聽計從於斯為重美
矣乎

列傳第十七

南史二十七

